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洞天  
卷七 勸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義感神夢賜內官須

詩曰： 黃山黃水志春申，山水千年屬楚臣。  
只問儲君誰為脫，故應消得此名稱。

此詩亦前代無名氏所作，是贊美春申君的。戰國時有四君名重一時：魏有魏無忌，為信陵君；趙有趙勝，為平原君；齊有田文，為孟嘗君；楚有黃歇，為春申君。那春申君曾隨楚頃襄王的太子出質於秦。頃襄王病篤，太子欲求歸國，秦王拘留之，不肯遣歸。春申君乃密令太子易服改妝私自逃回，自己卻住在館驛中待罪。秦王初時大怒，欲殺春申君，既而念太子已走，殺之無益，赦而遣之。頃襄王既死，太子幸早歸國，遂得嗣位，是為考烈王。此皆春申君之力。較之藺相如完璧歸趙，其功更大。至今江南奉春申君為土谷之神，香火不絕。其墓在江陰縣君山下。謂之君山者，正因春申君之墓在彼故也。江南又有黃山黃水，亦皆後人思念春申君，故即以其姓為山水之名，只論他當時拚著性命脫逃太子一事，便消受得千年香火了。今人不肯為忠義之事，只因借著此身，恐救了別人，害了自己。

又恐天不佐助，謀事不密，自己死而無益，連所救之人，亦不能保。所以，把忠義的念頭都放冷了。

今待在下說一個忠肝義膽、感格天神，有兩段奇奇怪怪的報應。話說南宋高宗時，北朝金國管下的薊州豐潤縣，有個書生姓李名真，字道修，博學多才，年方壯盛，卻立志高尚，不求聞達，隱居在家，但以筆墨陶情，詩詞寄傲。他聞得往年北兵南下，直取相、等處，連舟渡河，宋人莫敢拒敵，因不勝感悼。

又聞南朝任用奸臣秦檜，力主和議。本國兀太子為岳將軍所敗，欲引兵北還，忽有一書生叩馬而諫，說道：『未有奸臣在內，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。岳將軍性命且未可保，安望成功？』

兀省悟，遂按兵不進。果然岳將軍被秦檜召歸處死。自此南朝更不能恢復汴京、迎還二帝了。李真因又不勝感悼。遂各賦一詩以嘆之，一曰《哀南人》，一曰《悼南事》。其《哀南人》一絕云：八公草木已摧殘，此日秦兵奏凱還。

最惜江南諸父老，臨風追憶謝東山。

其《悼南事》一絕云：

書生叩馬挽元戎，預料南軍必喪功。

恨殺奸回誤人國，徒令二帝泣西風。

李真把此二詩寫在一幅紙上，自己吟諷了兩遍，夾在案頭一本書內，也不在話下。

哪知有個同窗朋友叫做米家石，此人本是個奸險小人，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，李真心厭之。他卻常要到李真家裡來，李真不十分睬他。米家石見李真待他冷淡，心中甚是不悅。一日與李真在朋友公席間會飲，醉後互相嘲謔。李真即將米家石的姓名為題，口佔一詩誦之云：元章袖出小山峰，袍笏徒然拜下風。

若教點頭渾不解，可憐未得遇生公。

眾朋友聽了此詩，無不大笑。米家石知道嘲他是頑石，且又當著眾友面前譏誚他，十分惱恨。外面卻伴為不怒，付之一笑，心裡卻想要尋些事故，報這一口怨氣。一日，乘李真不在家，闖入書齋，翻看案頭書集。也是合當有事，恰好撿著那幅《哀南人》、《悼南事》的詩箋，米家石見了，眉頭一皺，惡計頓生。想道：『此詩是李真的罪案，我把去出首，足可報我之恨了！』便將詩箋袖過，奔到家中，寫起一紙首呈，竟說：『李真私題反詩，其心叵測。』把首呈並詩箋一齊拿到薊州城中，赴鎮守都督尹大肩處首告。那尹大肩乃米家石平時鑽刺熟的，是個極貪惡之人，見了首呈並詩箋，即差人至豐潤縣，把李真捉拿到薊州，監禁獄中，索要賄賂，方免參究。李真一介寒儒，哪有財帛與他。尹大肩索詐不遂，竟具本申奏朝廷。那時朝中是丞相業兀虎當國，見了尹大肩的參本，大怒道：『秦檜是南朝臣子，尚肯心向我朝，替我朝做奸細；李真這廝是本國人，如何倒心向南朝，私題反詩？十分可惡！』便票旨：『將李真就彼處處斬，其家產籍沒，妻子入官為奴。出首之人，官給賞銀二百兩。』這旨意傳到薊州，尹大肩即奉旨施行，一面去獄中綁出李真，赴市曹處決；一面行文至豐潤縣，著落縣官給賞首人，並籍沒李真家產，捉拿他妻子入官。原來李真之妻江氏，年方二十歲，賢而有識，平日常勸丈夫：『謹慎筆墨，莫作傷時文字。』又常說：『米家石是歹人，該存心相待，不該觸惱他。』李真當初卻不曾聽得這些好話，至臨刑之時，想起妻言，追悔無及，仰天大哭。正是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

非夫人慟，而誰為慟。

卻說江氏只生得一子，乳名生哥，纔及兩月。家中使喚的，只有一個十二歲的丫鬟，並一個蒼頭，叫做王保。那王保卻是個極有忠肝義膽的人，自主人被捉之後，他便隨至薊州城中，等候消息。一聞有捉拿家口之信，遂星夜兼程趕回家，報與主母知道，叫她早為之計，若公差一到，便難做手腳了。江氏聞此凶信，痛哭了一場，抱著生哥對王保說道：『官人既已慘死，我便當自盡，誓不受辱。但放這小孩子不下，你主人只有這點骨血，你若能看主人之面，好生保全了這個孩兒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亦得瞑目矣！』王保流淚領諾。是夜黃昏以後，江氏等丫鬟睡熟，將生哥乳哺飽了，交付與王保。又取了一包銀兩、幾件簪釵，與王保做盤費。自卻轉身進房，懸樑自縊而死。有詩為證：紅粉拚將一命傾，夫兮玉碎婦冰清。

願隨湘瑟聲中死，不逐胡笳拍裡生。

王保見主母已死，望空哭拜了幾拜，抱著生哥，正待要走，卻又想道：『我若只這般打扮，恐走不脫，須改頭換面，方纔沒人認得。』想了半晌，生出一計，走入自己房中，將一身衣服都脫下，取出亡妻所存的幾件衣來穿了，頭上腳下都換了女裝。原來王保是個太監臉兒，一些鬚鬚也沒有的，換做女人裝束，便宛然一個老嫗形狀了。當下打扮停妥，取了銀兩並簪釵，抱了幼主，開了後門，連夜逃去。

至次日，縣官接了尹大肩的文書，差人來捉拿家屬時，只拿得個丫鬟到官。及拘鄰舍審問，稟稱李真有個兩月的孩兒生哥，並家人王保，不知去向。縣官一面差人緝捕，一面將丫鬟官賣，申文回報督府。江氏屍首，著落該地方收殮。那時本城有個孝廉花黑，平日與李真並未識面，卻因憐李真的文才，又重江氏的貞烈，買棺擇地，將江氏殯葬。又遣人往薊州收殮了李真屍首，取至本縣與江氏合葬在一處。正是：不識面中有義士，最相知者是奸人。

且說王保自那夜逃走出門，等到五更，揀出了城，望村僻小路而走，一口氣走上一二十里。肚裡又飢，口裡又渴，生哥又在懷中啼哭，只得且就路旁坐了一回，思量要取些碎銀，往村中買點心吃。伸手去腰裡摸時，只叫得苦。原來走得慌急，這包銀子和幾件簪釵，都不知落在哪裡了。王保那時抱著生哥大哭，一頭哭，一頭想道：『莫說盤費沒了，即使有了盤費，這兩個月的孩子，豈是別樣東西可以喂得大的？必須得乳來吃才好。如今卻何處去討？若保全不得這小主人，可不負了主母之託！』尋思無計，立起身來，仰天跪著，祝告道：『皇天可憐，倘我主人不該絕後嗣，伏願凶中化吉，絕處逢生！』說也奇怪，纔一祝罷，便連打幾個嘔，頓覺滿口生津，也不飢也不渴了。少頃，又忿覺胸前一陣酸疼，兩乳登時發脹。王保解開衣襟看時，竟高突突的變了兩隻婦人的乳，乳頭上流出漿來。

王保吃了一驚，忙把乳頭納在生哥口中，只聽得骨都都的咽，好像呼滿壺茶的一般。真個是：口裡來不及，鼻裡噴而出。

左只吃不完，右只滿而溢。

當下喜得王保眉花眼笑，以手加額道：『謝天謝地。今番不但小主人得活，我既有了乳，也再沒人認得我是男身了。』

便一頭袒著胸，看生哥吃乳，一頭拔步前進，只向村鎮熱鬧所在，隨路行乞將去，討得些飯食點了心。看看日已沈西，正沒投

宿處，遠望前面鬆林內露出一帶紅牆，像是一所廟宇，便趨步向前。比及走到廟門首，天已昏黑。王保入廟，抱著小主，就拜臺上和衣而臥。因身子暈倦，一覺直到天明。爬將起來，看那神座上，卻有兩個神像，座前立著兩個牌位，牌上寫得分明，卻是春秋晉國趙氏家臣程嬰、公孫杵臼兩個的神位。王保看了，倒身下拜，低聲禱告道：『二位尊神是存趙氏孤兒的，我王保今日也抱著主人的孤兒在此，伏望神力護佑！』拜罷起身，抱了生哥，走出廟來。看廟門匾額上，有三個金字，乃是『雙忠廟』。王保自此竟把這廟權作棲身之地，夜間至廟中宿歇，日裡卻出外行乞。

有人問他時，不惟自己裝做婦人，連生哥也只說是個女子。

他取程嬰存孤之意，只說：『我姓程，叫做程寡婦，女兒叫做存奴，是我丈夫遺腹之女。我今口食不週，不願再嫁人，又不願去人家做養娘。故此只在村坊上求乞。』眾人聽了這話，多有憐他的，施捨他些飯食，倒也不曾忍餓。正是：既把蒼頭冒婦人，又將赤子做幼女。

等閑不肯到人家，只恐藏頭又露尾。

那時官府正行文各鄉村緝捕王保及生哥，虧得他已改換女裝，又變了兩隻大乳，因得安然無事。

王保行乞，過了數日。忽一日早起，纔走出那雙忠廟門，只見一個道人，皂袍麻履，手持羽扇，徐步而來，看著王保說道：『你且慢行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』王保見那道人人生得清奇古怪，童顏鶴髮，飄飄然有神仙氣象，便立住了腳，問道：『師父要說什麼？』道人道：『我看你不是行乞的，這廟中也不是你安身之處。我傳你個法兒，教你不消行乞何如？』王保道：『如此甚妙。但不知師父傳什麼法兒與我？』那道人慌不忙，去袖裡取出個小小盒兒，遞與王保道：『這盒內有丹藥一粒，名為銀母。你可把此盒貼肉藏好，每朝可得銀三分，足夠你一日之用。』王保接了，忙跪下拜謝。道人道：『你且休拜，可隨我來。』王保便抱了生哥，隨著道人，走過半里多路，到一個茅庵門首。門上用鎖鎖著，道人取鑰匙來開了，引王保入內。

說道：『這裡名留後村。

此庵是我蓋造的，庵中鍋灶碗碟、牀榻桌椅之類都有。我今將往別處雲遊，這庵竟讓與你安身。七年之後，我再當來相會也。』言訖，轉身出庵便走。王保再要問時，那道人步履如飛，轉眼間已不見了。王保看那茅庵兩旁，右邊卻是空地，左邊有一帶人家。再入庵內細看時，卻是兩間草房，外面一間排著鍋灶，裡面一間，設著一張木榻，榻上被褥都備。榻前排列木桌木椅，桌上瓦罐內，還有吃不盡的飯。王保十分欣喜，這一日就不消出外乞食了。當晚有幾個鄰舍來問道：『這茅庵乃是兩月前一個道人來蓋造在此的，如何今日卻是你來住？』王保道：『便是那師父哀憐我沒處棲身，故把這庵兒捨與我住，他自往別處雲遊去了。』眾鄰舍聽說，也便由他住下。王保過了一夜，次早開那丹盒來看，果然有白銀一小塊在內。取等子稱時，恰重三分。自此每日用度不缺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幾個年頭，生哥已漸長成，不吃乳，只吃粥飯了。卻又作怪，纔得生哥長大，那銀母丹盒內每日又多生銀三分，共有六分之數，足供兩人用度。王保欣喜無限，便每日節省下一分半，積少成多，把來做些女衣與生哥穿著，只不替他纏小腳，穿耳朵眼。鄰舍問時，王保扯謊道：『前日那道人說他命中有華蓋，應該出家的。故不與他纏足穿耳。』

眾鄰舍信以為然，並不曉得生哥是個男子。每遇歲時伏臘，王保祭祀主人主母，悲號痛哭。鄰舍問之，只說是祭奠亡夫與亡夫的前妻。眾鄰舍都道他有情義，甚敬服他，哪知不是節婦哭夫，卻是義僕哭主。

王保每遇朔望，必引著生哥到雙忠廟去拈香。一日，正燒過了香，走出廟門，忽遇前番那個道人。此時生哥已是八歲，恰好是七年之後了。王保一見，慌忙下拜。道人道：『你莫拜，我特來求你施捨。』王保道：『師父休取笑，我母女一向吃的住的，也都是師父施捨的，如何今日倒說要求我施捨？』道人指著生哥，對王保道：『我不要你施捨別的，你只把這孩子捨與我做了徒弟罷。』王保道：『先夫只有這點骨血，怎好叫他出家？』道人道：『你對人扯謊，便道我說他該出家。今日我真個要他出家，你又不肯麼？』王保無言可答。道人笑道：『我特來試你，你不肯把這孩子捨與我，正見你的忠心。我今也不要他出家，只要他隨我去學些劍術。』王保道：『學劍恐非女孩兒之事。』道人笑道：『你在我面前，也說假話嗎？他女子學不得劍，你男人如何有了乳？』王保見說破了他的底蘊，嚇得只顧磕頭。道人扶了他起來，說道：『我要教這孩子的劍術，將來好為父報仇。目下當隨我入山，五年之後再送來還你。』

說罷，袖中取出兩個白丸，望空一擲，卻變了兩把長劍。道人接在手中，就廟門前舞將起來。但見寒光一片，冷氣侵人，分明是瑞雪紛飛，霜花亂滾。王保看得眼花。比及寒光散處，道人不見了，連生哥也不見了。王保驚得癡呆了半晌，尋思道：『這道人是個活神仙。我當初遇見他時，他說七年後來相會，今七年之後，准准到來。方纔他說五年後送幼主來還我，定非虛言。我只得且安心等到五年後，看是如何！』當日獨自回到庵中。鄰舍問他女兒何在，王保道：『適纔遇見前年那個道人，領他去教習經典了。約定五年後送來還我。』鄰舍道：『遊方道人哪有實話？你被他哄了女兒去了！』王保道：『他捨庵與我住的，決不哄我。』眾鄰舍胡猜亂想，也有說這道人不好的，也有說這道人好的。王保心裡明白，更不猜疑。正是：橋邊得遇赤鬚子，圯上休疑黃石公。

自此，王保獨處庵中。彈指光陰，看看已及五載。那時北朝正值海陵王為帝，尹大肩昇做京營統制，甚見寵幸。米家石求他薦引，也得授皇城大使之職。二人遂逢迎上意，勸海陵廣選民間女子以充後宮。海陵准奏，即差二人為彩選使，先往薊州一路選去。凡十三歲以外，十六歲以內者，皆在所眩二人奉了欵差，遂藉端索詐民間賄賂，有錢的便免了，沒錢的便選將去，不論城市村坊，搜求殆遍。又大張告示道：『聖旨到日，即停止民間嫁娶。』於是，人家有女兒的，無不哭哭啼啼，驚慌無措。王保見了這些光景，心中暗付：『我家這假女子，虧得那道人先領了去。若還在此，今年恰是十三歲，正在選中，卻怎地支吾？』正是：既以男為女，難言女是男。

若非先避去，怎免這筆認？村坊上忙亂了兩三個月，忽有人傳說尹、米二人盡皆殺了。

你道為何？原來米家石私自於選到女子中，挑取美貌的留下數人，自己受用。尹大肩聞知，恐怕日後被海陵王察出，連累著他，遂先具密疏奏聞。海陵大怒，即傳旨將米家石就所在地方閹割了，逐歸原籍。過了幾日，忽一夜，尹大肩在公館中被人殺死，失去首級，榻前粉壁上大書七個血字道：『殺人者米家石也。』手下人報知地方官，以其事奏聞。海陵王怒甚，即將米家石處斬，收他妻子入宮為奴。正是：邪黨還為邪黨害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王保聞知這消息，私自慶幸道：『且喜我主人兩個仇家，都被殺了。真個天理昭昭，果報不爽。』又過月餘，聞得朝廷差太監顏權持節到來，停罷選女之事，將選過女子悉還民間。

一時村坊市鎮，歡聲載道。王保尋思道：『我小主人既躲過這番災難，此時若歸，泰然無事矣！』只是看了臘盡春回，又交過一個年頭，屈指算來，生哥已是十四歲了，卻不見那道人送來。王保終日盼望。常往雙忠廟去拜祝。一日，走至廟中，忽見那道人已同著生哥坐在裡面。王保又驚又喜，看生哥時，披髮垂肩，已十分長成，依然是女子打扮。王保望著道人磕頭禮拜道：『多感仙翁大恩，真個並不失信。』道人指著生哥對王保道：『我教會他劍術，已報了父仇。但目下還出頭不得，你可仍保護他到庵中住下。待十日後，有一個姓須的畫師，到你茅庵左側居祝你可叫他到彼學畫，將來自有奇遇。須依我言，不得有誤！』言畢，走出廟門，長嘯一聲，騰空而去。有詩為證：遨遊僊界在虛空，來似風兮去似風。

只為忠心如鐵石，故能白日致仙翁。

王保見了，望空連拜了數拜。回身抱著生哥問道：『你去了這五六年，一向在哪裡？』生哥道：『我在那邊也不記年月，但覺不多幾時，怎說是五六年？』王保道：『想必是仙家一日，抵得凡間幾時了。你且說仙翁領你到什麼去處？那仙翁姓什麼？可細述與我聽。』生哥道：『我自從那日看仙翁舞劍，忽見一道白光將我身子裹住，耳邊如聞風雨之聲，到得白光散了，定睛一看，身子卻立在一個石洞裡邊，洞中石牀石椅、筆墨詩書等物都備。仙翁把男衣與我換了，著幾個青衣童子伏侍我。』

每日與我飲食，又不見他炊煮，不知是哪裡來的？仙翁常有朋友往來，都呼之為碧霞真人。這洞也叫做碧霞洞。仙翁先教我讀書，後教我學劍。初學劍之時，命我在石崖上奔走跳躍，習得身子輕了，然後把劍法傳我，有咒有訣，可以劍裡藏身，飛騰上下。學得純熟之後，常書符在我臂上，教往某處取某人頭來。

我捏決念咒，往來數百里之外，只須頃刻。記得幾日前，命我到一個去處，殺了一人，取其首級。又命我書七字於壁上，道：「殺人者米家石也。」仙翁說：「此人是你殺父之仇，你今殺了此人，父仇已報，可送你回去了。」便教我仍舊改作女裝。

我對仙翁說：「我一向但認得母親，並不負認得父親，也並不見母親說起父親的事。正不知我父親怎生死的？我又如何要男人女扮？」仙翁說：「你只回去問你那母親，便知端的。」說罷，遂把我送到此間。母親，如今快把這些事情，說與我知道！」

王保聽說，不覺涕泗橫流，嗚嗚咽咽地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不是你母親。你母親也是死於非命的。」生哥聞言，放聲大哭，扯著王保問道：「你快與我說個明白！」王保正待要說，卻又住了口。走出廟門四下一望，見沒有人，然後再入廟中，對生哥道：「此事聲張不得的。你且住了哭，坐定了，待我說來。」

當下生哥拭淚而坐，王保站立在旁，把李真夫婦慘死始末，並自己男扮女裝，保護幼主一段情由，細細訴出。生哥聽罷，哭倒在地。正是：十年遁跡一孤兒，失記分離兩月時。

前此猶疑慈侍下，誰知怙恃已雙悲。

王保扶起生哥，說道：「今日既已說明，小人不該喬裝假母，本當即正主僕之分，但方纔仙翁有言，目下不是出頭日子，小主人切勿露主角，還須仍舊扮做女兒，呼小人為母，以掩眾人耳目。」生哥道：「我若無你保護，性命早已休了。多虧你一片忠誠，致使神仙感應。我就拜你為母也不為過。」說罷，便拜將下去。慌得王保連忙叩頭道：「不要折殺了小人。自今以後，只要在人在前假裝母女便了。」當日主僕兩個回到庵中，依然母女相呼。

鄰舍見了，只道程寡婦的女兒已歸，且又恁地長成，大家都替他歡喜。

數日後，間壁一個舊鄰遷移了去，空下兩間房屋，果然有個姓須的人領著個兒子來租住了。那姓須的不是別人，卻就是太監顏權。原來前日海陵王並沒有停罷選女之旨，特命顏權來代尹大肩之任，收取女子到京。哪知顏權是個極慈心極義氣的太監，他竟乘此機會，倒矯旨將眾女給還民間。因此番自料回朝必然被戮，乃於半路裡遣開從人，微服遁走，恰好也走到雙忠廟裡去宿歇。睡至五更，忽見廟中燈燭輝煌，一個青衣童子走來把顏權按住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奉神人之命，賜你鬚髻一部，以避災難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把一隻金針去顏權額下刺了半晌。

又向袖中取出一把鬚髻，插在額下。插畢，童子脫下身上青衣，並腳上鞋襪，放於地上，吩咐道：「這東西你可收著，明日好去救一個人。」顏權忙爬起來，扯住童子問道：「還要我救什麼人？」童子更不回答，只用手一推，顏權跌了一跤，猛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伸手去嘴上一摸，果然有三縷鬚髻，約長尺許，鬚根裡尚覺有些酸癢，好生奇異。直至天明，又真見有一件青衣並鞋襪在地上，一發驚怪。起身拜謝了神明，就地上取了青衣並鞋襪，走出廟門，料道嘴上有了須沒人認得他是太監了，大著膽向前行去。走不上數步，忽聞路旁有啼哭之聲，顏權看時，卻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子，坐在地下啼哭，雖則敝衣亂發，丰姿卻甚不凡。顏權問其來歷，女子初時不肯說。

顏權用好言再三慰問，女子方纔說道：「我乃薊州玉田縣人氏。」

父親廉國光，官為諫議大夫，因直言忤旨，身被刑戮，家產籍沒。近又有旨收妻女入宮。幸我母親向已亡過。我被統制尹大肩拘捉，與所選民間女子一齊封置公館。今眾女奉旨放回，各有父母領去，唯我無家可歸，流落在此，所以啼哭。」顏權聽罷，想起昨夜夢中之言，又想廉諫議的忠節可敬，又想起自己原籍也是玉田縣人，正與此女同鄉，我當設法救她。當下便算出一條計策，領著這女仍回身至雙忠廟裡。先把自己的來歷低聲訴與她聽了，因對她說道：「我和你都是避罪之人，我昨夢神人教我今日救一個人，想就是你了。我今欲救你，你當認我為義父。但你既是罪人之女，未經赦免，出頭不得。昨夜神人賜我男人衣履一副，想要教你女扮男裝，方保無虞。你今就改扮了男子，與我同行何如？」那女聽說，忙起身拜謝。顏權叫她拜了神像，把青衣鞋襪與她換了。問她叫什麼名字，今年幾歲了？女子道：「我小字冶娘，年方十三歲。」顏權道：「我今呼你為兒，把冶娘去了兩點，改名臺官罷。」冶娘歡喜領諾。

正是：

那邊兩兩男裝女，此處雙雙雌化雄。

一樣稀奇古怪事，變難相反幻相同。

顏權攜著這假男兒，想道：「客店裡不是安身處，要在村坊上租兩間房屋居住。」恰好尋著那庵旁空屋住下。他因自己生了須，便托言姓須。只說從玉田縣攜兒到此，投奔親戚不著，回鄉不得，只得在此權祝身邊雖帶有些銀兩，不敢浪用，要尋個長久度日之計。冶娘便道：「義父不須憂慮。我幼時書也讀過，針指也習過，還學得一件技藝是丹青，常畫些山水花草，至於傳神寫像，也都會得。我今就賣畫為活也好。」顏權道：「如此甚妙！」便入城去買了些紙筆並顏色之類，先叫冶娘畫些山水花草，果然畫得好。又叫她畫自己一個有須的形像，卻又酷肖。顏權大喜，便掛起傳神賣畫的招牌。外人聞留後村須家，有個十三歲的小兒善於丹青，便都來求他的畫。但若有人要請她到家去，冶娘即託故不去，只坐在家中賣畫，取些筆資度日，甚不寂寞。

王保住在間壁，見那須客人的孩兒善畫，因記起仙翁之言，便來拜望顏權，要將生哥送過去，求他孩兒指教丹青。顏權只道生哥真是女郎，想道：「我的假子也是女身，女郎與女郎相處有何妨礙！」遂慨然應允。王保心裡也道：「生哥原是男身，便與他家孩兒親近也不妨事。」自此早去暮回，冶娘與生哥姊弟相稱，兩下甚是情投意合。那時海陵王聞顏權矯旨放回眾女，十分震怒，書影圖形的緝捕顏權，又欲遣官重選女子入京。幸得有人出使南朝回來，盛稱南朝子女勝於北地。海陵王遂有興兵南下之意，故把重選女子之事停擱了。因此生哥雖假扮女郎，卻安然無恙。一日，生哥至冶娘處學畫，恰值顏權他出。冶娘閑話之間，對生哥說道：「姐姐姿性敏捷，丹青之道，略加指點，便都曉得。如今姐姐的畫已與小弟不相上下，將來必然勝我十倍。恁般穎悟，不識幼時也曾讀書否？」生哥道：「也頗知一二。然我輩女流，讀書原非所重。若賢弟少年纔雋，必然精於詞翰，何不以文章求仕進，乃僅以丹青自見乎？」冶娘道：「君子藏器待時，此時豈吾輩仕進之日。恐文章不足以取功名，適足以取禍患耳！」生哥聽了這句話，想起自己父親亦以詩文小故被奸人陷害，觸動了一腔悲憤，不覺悚然而起，對冶娘道：「我幼遇異人，學得一件本事，多時不曾試演。今日演一個與賢弟看。」說罷，向袖中取出一個白丸，走到庭前，望空一擲，化成一把長劍。生哥接劍在手，就庭前舞將起來。初時猶見個人影在白光裡，後來但見白光，不見人影，及至舞完，依然一個白丸在手，並不知劍在哪裡。冶娘驚得呆了，說道：「不想姐姐有這般本事，真是女中丈夫。若教改換男妝，秦木蘭當拜下風矣！」因遂題詩一首以贈之，云：劍鏢簇芙蓉，寒光射碧空。

霜飛如舞雪，電走似驅風。

騰躍出還沒，往來西復東。

隱娘今再見，不數薛家紅。

冶娘把這詩寫在一幅紙上，與生哥看。生哥十分嘆賞，因笑道：「我說賢弟高才，必精於詞翰，但你方纔道我像丈夫氣概，我今看你這字體柔妍，倒像女子的筆墨。我也有俚言奉贈。」

因即於紙後，題《西江月》詞云：

體學夫人字美，文兼幼婦詞芳。纖纖柔翰譜瑤章，不似兒郎筆仗。雅稱君家花貌，依稀冶女風光。若教易服作宮裝，奉引昭容堪況。

冶娘看畢，見詞中之意，險些兒道破她是女子，不覺面色微紅，笑說道：『姐姐如何把女子來比我？我看姐姐倒全無女子氣象，如今不要叫你姐姐，竟叫了你哥哥罷。』因又題一絕以戲之云：羨爾英雄大丈夫，應教弟弟喚哥哥。

他年姊丈相逢處，也作墳簾伯仲呼。

生哥看了，笑道：『你若呼我為哥哥，我也呼你為妹妹。』

因亦口佔一絕以答之云：

愛你才郎似女郎，幾疑書室是閨房。

他年弟婦相逢處，伉儷應同姊妹行。

當下大家戲謔了一回，生哥自歸家去了，他只得須家的臺官是男人女相，冶娘也只得程家的存奴是女人男相，兩下都不知是假的。

一日，正當清明節日，生哥那日不到冶娘家來，自與王保在家中祭奠亡親。有一曲《江兒水》，單道生哥那日祭奠亡親的痛苦：閉戶謀祀，孤兒淚滿潮。從前未識爹名號，向來錯把娘親叫。窮民如我真無告，若沒個蒼頭相保，縱遇春秋，一陌紙錢誰討？那日，冶娘也對顏權說，要祭奠父母靈魂。顏權買些紙錢及祭品安放在家，自己往雙忠廟裡燒香去了。冶娘閉上了門，獨自一個在室中祭奠先靈，吞聲飲泣。也有一曲《江兒水》，說那冶娘此時的痛苦：幼女私設祭，吞聲淚暗流。紙牌不設魂來否？望空默祝靈問否？改裝易服親知否？伯道可憐無後。願把裙釵，權當兒郎消受。冶娘終是女子家，不敢高聲痛哭，靜悄悄地祭奠完了，只聽得間壁生哥家裡哀號之聲。冶娘向壁縫裡張時，原來他家還在那裡設祭。只見那存奴跪在前面，他的母親程寡婦倒跪在後面，叩頭流涕，存奴哭倒於地。他的母親去扶他，口中喃喃地勸個不祝冶娘聽得不甚分明，只聽得他叫：『小官人』三字。

又見存奴祭畢而起，卻望上作了個揖。冶娘看了，好生驚疑。想道：『他們這般光景，甚是蹊蹺。我一向疑存奴像個男子，莫非也與我一般是改頭換面喬裝扮的？待我明日試他一試。』

當晚無話。

次日，生哥又到冶娘家來。冶娘等顏權出去了，以言挑生哥道：『姐姐如此聰明，必然精於女工，為何再不見你拈針刺繡，織錦運機，把薛夜來、蘇若蘭的本事做與小弟一看？』生哥道：『我因幼孤，母親嬌養，不曾學得組繡之事。』冶娘笑道：『如何題詩舞劍卻偏學了？我知你女工必妙，若遇著個女郎，定然把組繡之事做將出來。今在小弟面前，故只把男子的伎倆來誇示我耳。』生哥道：『丹青與組繡，正復相類，莫非吾弟倒善於組繡麼？』冶娘道：『我非女子，哪知組繡？你是女子，倒儼然習男子之事，卻反把女工問起我來？』生哥笑道：『你道自己不是女子麼？只怕女子中倒沒有你這個伶俐人物。』

冶娘也笑道：『姐姐本是女子，卻倒像個男子，也還怕男子中倒沒有你這樣個儻人才。』因指著紙上所書畫紅拂私奔的圖像，對生哥說道：『姐姐若學紅拂改換男裝，莫說夜裡私奔，就是日裡私奔，也沒人認得你是女子！』生哥笑道：『你叫我私奔哪個？我若做了紅拂，除非把你當個李靖。』冶娘見他說得人港，便又指著畫上鴛鴦對生哥道：『我和你姊弟相稱，就如雁行一般，恐雁行不若鴛鴦為親切，姐姐雖長我一歲，倘蒙不棄，待我對爹爹說了，結為夫婦何如？』生哥聽罷，低頭不語了半晌，忽然兩眼流淚。冶娘驚問道：『姐姐為何煩惱，莫非怪我語言唐突麼？』生哥拭淚答道：『我的行藏，無人能識。既蒙吾弟如此錯愛，我今只得實說了。』便去桌上取過一幅紙來，援筆題詩一絕云：改裝易服本非真，為乏桃源可避秦。

若欲與君為伉儷，願天真化女人身。

冶娘見詩，大驚道：『難道你真個不是女子是男子麼？你快把自己的來歷實說與我知道！』生哥便悄悄把上項事細述了一遍，叮囑道：『吾弟切勿泄漏！』冶娘甚是驚異，因笑道：『我一向戲將姐姐比哥哥，不想真個是哥哥了。』生哥道：『我向只因假裝女子，不好與吾弟十分親近。今既說明，當與你把臂促膝，為聯牀接席之歡。』說罷，便走過來與冶娘並坐，又伸手去扯她的臂。慌得冶娘通紅了臉，連忙起身，逡巡避開。生哥笑道：『賢弟雖貌似女子，又不是真正女子，如何做出這般羞澀之態？』

冶娘便道：『你道我不是女子，真是男子麼？你既不瞞我，我又何忍瞞你？』便也取過紙筆，和詩一絕云：姊不真兮弟豈真？亦緣無地可逃秦。

君如欲與為兄弟，願我真為男子身。

生哥看了詩，也失驚道：『不信你倒是女子。你也快把你的來歷說與我聽！』冶娘遂也將前事述了一遍。生哥亦搖首稱奇，因說道：『我與你一個女裝男，一個男裝女，恰好會在一處。正是天緣湊合，應該作配。你方纔說雁行不若鴛鴦，自今以後不必為兄弟，直當為夫婦了。』冶娘道：『兄果有此心，當告知我養父，明明配合，不可造次。』正說間，顏權回家來了。生哥亦即辭歸，把這段話告知王保。這邊冶娘也把生哥的話，對顏權說了。大家嘆異。

次日，王保來見顏權，商議聯姻。顏權慨然應允。在眾鄰面前，只說程家要臺官為婿，須家要存奴為媳。央鄰舍裡邊一個老婆婆做了媒妁，擇下吉日，先迎生哥過門。王保把屋後牆壁打通了，兩家合為一家。鄰舍中有幾個輕薄的，胡猜亂想。

有的道：『十四五歲的兒女，一向原不該教她做一處。今日替她聯了姻，倒也穩便。若不然，他們日後竟自己結親起來，就不雅了。』有的道：『程寡婦初時要女兒出家，如何今日又許了須家的臺官？想必這媽媽先與須客人相好了，如今兩親家也恰好配了一對。』王保由他們猜想，只不理他。時光迅速，早又過了兩年。生哥已是十七歲，冶娘已是十六歲了，顏權便替他擇吉畢姻。拜堂時，生哥仍舊女裝，冶娘仍舊男裝，新郎倒是高髻雲鬢，娘子倒是青袍花帽，真個好笑。但見：紅羅蓋卻粉郎頭，皂靴套上嬌娘足。作揖的是新婦，萬福的是官人。只道長女配其少男，哪知巽卻是震，艮卻是兌；只道陽爻合乎陰象，誰識乾反是地，坤反是天。白日裡唱隨，公然顛倒粉去；黑夜間夫婦，暗地校正轉來。沒雞巴的公公，倒娶了有雞巴的子捨；有陽物的媽媽，倒招了個沒陽物的東牀。

只恐新郎的乳漸高，正與假婆婆一般作怪；還怕新娘的須欲出，又與假爹爹一樣蹊蹺。麋邊鹿，鹿邊麋，未識孰麋孰鹿；鳳求凰，凰求鳳，不知誰鳳誰凰。

一場幻事是新聞，這段奇緣真笑柄！是夜顏權便受了二人之拜，掌禮的要請王保出來受禮，王保哪裡敢，只推腹痛先去睡了。生哥與冶娘畢姻之後，夫妻恩愛，自不必說。但恨陰陽反做，不能改裝易服，出姓複名。

哪知事有湊巧，既因學畫生出這段姻緣，又因買畫引出一段際遇。你道有何際遇？原來那時孝廉花黑已中過進士，選過翰林，卻因與丞相業厄虎不睦，致仕家居。他的夫人藍氏要畫一幅行樂圖，聞得留後村須家的媳婦程存奴善能傳神，特遣人抬著轎兒來請，要邀到府中去面畫。冶娘勸生哥休去。生哥因念花黑有收葬他父母大恩，今日不忍違他夫人之命，遂應召而往。那夫人只道生哥真是個女子，直請至內堂相見。敘禮畢，吃了茶點，便取出一方白絹，教生哥寫照。生哥把夫人再細看了一回，援筆描畫起來。頃刻間畫成一個小像，真乃酷肖。夫人看了歡喜，喚眾女使們來看，都道像得緊。夫人大喜，十分贊嘆。因又對生哥道：『我先母藍太太的真容，被我兄弟們遺失了，今欲再畫一幅，爭奈難於摹仿。我今說個規模與你，就煩你一畫。若畫得像時，更當重謝。』生哥領諾。夫人指著自己面龐，說那一處與我先母相同，那一處與我先母略異。生哥依她所言，恁空畫出一個真容。卻也奇怪，竟畫得儼然如生。

夫人看了，拍掌稱奇。一頭贊，一頭再看，越看越像，便如重見了母親一般，不覺嗚咽涕泣起來。生哥在傍見夫人涕泣，也不覺淚流滿面。夫人怪問道：『我哭是因想念先母，你哭卻是為何？』生哥拭淚答道：『妾幼喪二親，都不曾認得容貌。今見夫人補畫令先慈之像，因想妾身枉會傳神，偏無二親可畫，故不禁淚落耳！』說罷，又流淚不止。正是：孤兒觸景淚偏多，爾有母兮我獨無。

縱使傳神異樣巧，二親形像怎臨模

夫人聽說，問道：『我聞小娘子的母親尚在，如何說幼喪二親？』生哥忙轉口道：『夫人聽錯了。妾自說幼喪父親。』

夫人道：『我如何會聽錯？你方纔明明說幼喪二親。莫非你不是程寡婦親生的？可實對我說！』生哥暗想：『花公是個有情義的人，我今就對他夫人實說來歷，料也不妨。』因又手向前說道：『夫人在上，當初我父親蒙花老爺厚恩，今日在夫人面前怎敢隱瞞？但須恕我死罪，方纔敢說！』夫人道：『又奇怪了！我與你家素不相識，我家當初有何恩？你今日又有何罪？』

生哥道：『乞夫人屏退左右，容我細稟！』夫人便叫女使們退避一邊。生哥先說自己男扮女裝，本不當直入內室，因不敢違夫人之命，勉強進來，罪該萬死。然後從頭至尾，把改裝避難的緣故，細細告陳，並將妻子冶娘的始末根由一發說了。夫人聽罷，十分驚異。便請花黑進來對他說知其事，叫與生哥相見，花黑亦甚驚異。

正嘆詫間，家人傳稟說：『報人在外，報老爺原官起用了。』

原來此時海陵王因御駕南征，中途遇害。丞相業厄虎護駕在彼，亦為亂軍所殺。朝中更立世宗為帝。這朝人主極是賢明，凡前日觸忤了海陵王、業厄虎被殺的官員，盡皆恤贈，錄其後人；其餘被黜被逐的，都起復原官。因此花黑亦以原官起用。當下花黑聞此恩命，便對生哥道：『當今新主賢明，褒錄海陵時受害賢臣的後人，廉諫議亦當在褒錄之例。你今既為廉公之婿，廉公無子可錄，女婿可當半子。至於令先尊題詩被戮一事，我當特疏奏白其冤。你不惟可脫罪，還可受封。』生哥謝道：『昔年既蒙恩相收葬先人骸骨，今日又肯如此周全，此恩此德，天高地厚。』說罷，倒身下拜。正是：得蒙君子垂青眼，免使窮人陷黑冤。

生哥拜謝了花公夫婦，回到家中，說知其事。冶娘與顏權、王保俱各驚喜。花黑即日起身赴京。陛見時，即上疏白李真之冤，說：『他所題二詩，一是嘆南朝無人，一是嘆南朝未嘗無人，只為奸臣所誤，並無一語侵犯本朝。卻被奸貪小人，朋謀陷害，非辜受戮，深為可憫。其妻江氏，潔身死節，尤宜矜恤。』

況今其子生哥，現配先臣廉國光之女，國光無子，當收錄伊婿，以酬其忠。』因又將王保感天賜乳，顏權夢神賜須之事，一一奏聞。世宗覽奏，降旨：『賜生哥名存廉，授翰林待詔。封冶娘為孺人。王保忠義可嘉，授太僕丞。太監顏權召還京師，授為六宮都提點。』命下之後，生哥與冶娘方纔改正衣裝。一個大乳的蒼頭，一個長鬚的內相，也都復了本來面目。一時傳作奇談。正是：前此陰陽都是假，今朝男女盡歸真。

眾人受了恩命，各各打點赴京。生哥獨上一疏道：『臣向因患難之中，未曾為父母守制。今欲補盡居喪之禮，廬墓三年，然後就職。』天子嘉其孝思，即准所奏。生哥遂同冶娘披麻執杖，至父母墓所，備下三牲祭品，望塚前拜奠。想起二親俱死於非命，生前未曾識面，死後有缺祭掃，直至今日方得到土堆邊一拜，哀從中來，伏地痛哭，哭得路旁觀者，無不悽惶。有一曲《紅衲襖》為證：徒向著土堆前列酒餚，恨不曾寫真容留作記。縱則向夢兒中能相會，痛殺我昧平生怎認伊？想當初兩月間無知識，到如今十年餘空淚垂。除非是起死回生，一雙雙學丁令還靈也，現原身使我知。

王保聞得生哥夫婦都在墓所，便也於未赴任之前，備著祭禮，到墓前來設祭。那時王保冠帶在身，及到墓前，即呼從人：『取青衣小帽過來，與我換了。』生哥問道：『這是何故？』

王保哭道：『我王保當初受主母之託，保護幼主。今日特來此復命。若頂冠束帶，叫墓中人哪裡認得？』生哥聽說，不覺大哭。王保換了衣帽，向塚前叩頭哭告道：『主人主母在上，小人王保昔年在蘇州城中時，因急欲歸報主母消息，未及收殘主人屍首。及至主母死後，小人又急忙保護幼主，避罪而逃，也不及收殮屍首，又不及至墓前一拜。今日天幸，得遇恩赦，小人才得到此。』

向蒙皇天賜乳，仙翁庇，我主僕二人得以存活。今幸大仇已報，小主人已諧婚配，又得了官職。未識主人主母知道否？

倘陰靈不遠，伏乞照鑒！』一頭拜，一頭說，一頭哭。從人見之，盡皆下淚。也有一曲《紅衲襖》為證：想當初託孤兒在兩月時，今日裡縱生逢怕也難識。我若再換冠袍來行禮，教你墓中人怎認予？幾年間變男身為乳媪，只這領舊青衣豈是易著的。痛從前春去秋來，不能夠一拜墳頭也，禁不住灑西風血淚垂。

王保祭畢，纔換了冠帶，恰值顏權也來弔奠。王保等他奠罷，一同別了生哥夫婦，再備祭品，同顏權到雙忠廟去拜祭了一番。顏權又將廟宇重修，神像再塑，然後與王保一齊赴京。

生哥自與冶娘廬墓。又聞朝廷有旨，著玉田縣官為廉國光立廟，歲時致祭。生哥遂同冶娘到彼處拜祭了，復回墓所。三年服滿，然後起身赴京，謝恩到任。

在京未久，忽聞塘報，趙州臨城縣有妖婦牛氏結連山寇作亂，勢甚猖獗。你道那妖婦是誰？原來就是尹大肩之妻。尹大肩原係臨城人，他存日侍著海陵王寵幸，作惡多端。近來被人告發，世宗有旨籍沒其家。不想他妻子牛氏，頗知妖術，遂與其子尹彪，逃入太行山中，嘯聚山賊作亂，自稱『通聖娘娘』。

地方官遣兵追捕，反為所敗。生哥聞知此事，激起一片雄心，說道：『此是我仇人的妻子，我正當手刃之！』遂上疏自請剿賊。天子准奏，命以翰林待詔兼行軍千戶，領兵三千前往臨城，討平妖寇。生哥奉旨，星夜督師前進。牛氏統領賊眾，據著個險峻的高嶺，立下營寨。方待要用妖法來迎敵，哪知生哥自有碧霞真人所傳的劍術在身，便不等交鋒，先自飛騰上嶺，揮劍斬了牛氏並尹彪首級，然後驅兵直搗賊巢。賊眾無主，逃者逃，降者降，寇氛悉平，奏凱回朝。天子嘉其功績，昇為中書右丞兼樞密副使，並追贈其父李真與其母江氏。

生哥感泣謝恩，歸到私署。是夜即得一夢，夢見一個金襴緋衣的官長，一個鳳冠霞帔的夫人，對生哥說道：『我二人是你父母。上帝憐我二人，一以文章被禍，一以節烈捐軀，已脫鬼錄，俱得為神。不但受人主之恩，又膺天帝之寵。你可善自寬解，不消哀念我二人了！』生哥醒來，記著夢中所見父母的形貌，畫出兩個真容，去喚王保來看。王保見了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與主人主母生前容貌，一般無二。』生哥大喜，便把束裝裝好了，供養在家廟中。正是：忠貞既可格天地，仁孝猶能致鬼神。

王保做了三年官，即棄了官職，要去尋訪碧霞真人，入山修道。竟拜別了生哥夫婦，仍舊懷了這粒銀母靈丹，飄然而去。

生哥思念其忠，也畫他一個小像，立於李真之側，一樣歲時展祭。又畫碧霞真人之像，供養於舊日茅庵中，亦以王保配享。後來花黑出使海上，遇見王保童顏鶴髮，於水面上飛身遊行。歸來述與生哥聽了，知其已得成仙。顏權出入宮中，人都呼他為須太監，極蒙天子寵眷，壽至九十七而終。冶娘替他服喪守孝，也把他的真容來供養。這是兩人忠義之報。

看官聽說，人若存了一片忠心、一團義氣，不愁天不佐助，神不（交力）靈。試看奴僕、宦豎尚然如此，何況士大夫？

《易》曰：『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』所以這段話文，名曰《勸匪躬》。